

超過已訂之標準，號誌及通訊等均屬世界第一流，當年主其事者部份已退休，希望有關單位在民國七十年代重訂標準，以爲光復大陸之準備。聞臺鐵已整理有電化經過之詳細記錄，訂立標準，資料齊備，如能就已退休和現任之鐵路同事重訂鐵路標準，爲將來鐵路之準則，估計一至二年即可完成，對將來鐵路必有極大之貢獻。

補記：最近看到 Railway Gazette 雜誌本年正月號一篇大陸鐵路現況的文章，頗爲詳盡：在大陸現有鐵路計五萬公里，其中一千五百廿公里已電氣化，正在電化中者計二千六百公里，和我臺灣之電化鐵路比較，僅工務方面可能與我不相上下外，機車較爲落後，用 Tap changer 而非矽整流器，客車尚無空調設備，通訊及號誌均落後甚多，電氣機車常生事故，蒸汽機車計有九千輛爲牽引之主力，其最新之型別爲 2—10—2 柴電機車及電氣機車則爲 CO—CO 型，電氣機車爲 25KV、50HZ、4800KW。



梅花滿天下
——爲交大校慶作——
國運大吉昌

萬
琮

七十年 度

——交大電信週活動簡介

宋 金 龍

電信週是交大電信系會每年必定舉辦的一項活動，電信系的同學們都非常的重視它；其實這也不僅是電信系所獨有，本校其他各系也都有同樣的系週，如電子工程系的電工週，控制工程系的控工週等，多年來年年舉辦沒有間斷過，已成爲一個優良傳統，各系皆有各系的特色，使校園生活增添了更多的情趣與活力。

今年的電信週是訂在三月十六日至三月廿二日，七十一級系會的幹部們在上學期已開始極積的籌畫，經過一個寒假的奔走與聯絡，各項活動均已就緒，主要的活動項目是系友座談、專題演講、音樂欣賞、康樂活動、體育活動、及海報展。

系友座談會邀請了歷屆畢業有成就的學長們返校與在校師長、同學相聚。一來連繫全系校外師生的感情；再者，畢業學長們可將多年來的工作經驗教導在校同學，使學弟們對將來的實際發展有正確的了解，做爲未來深造或就業的參考；故此項活動對高年級的同學最有幫助，因而參加的人數也最多。今年遠道回來的學長有 59 級曾萬里，60 級黃少華，61 級蕭瑞洋，62 級葉宏清、陳榮祥，63 級林仕國、林斯顯、蕭蕃、廖慶豐，64 級廖揚修，66 級陳明秀，小學弟們也利用座談的機會認識了畢業多年的學長們，拉近了大家的距離，便利了將來入社會後的連繫，必能促進系上同學的提携與照應，對同學的發展有很大的助益。

專題演講 邀請到了電信訓練所副所長陳德勝學長主講「電信技術發展」，內容包括有光波、聲波、衛星通訊、海底電纜、計算機等，使同學們了解到現在電信方面實際應用與發展。

音樂欣賞 是由青蔭文化事業公司來校播放古典音樂，並做解說及介紹，節目內容包括莫札特 K 252 小夜曲、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、小約翰史特勞斯的春之聲及藍色多瑙河、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及天鵝湖等。

康樂活動 有撞球賽、Big two 撲克牌賽及聯誼，其中以聯誼活動為主，這次邀請了靜宜外文系同學來校舉行，日期是廿一及廿二兩天，節目內容包括有風箏比賽、聯歡晚會、夜遊青草湖、尋寶、營火會、烤肉、划船等，系上同學均踴躍參加，是非常可喜的事。

體育活動 有排球、爬竿賽，大隊接力、足球四項，其中爬竿及大隊接力爲了達到人人皆能參加的目的，每隊人數定爲30人，而且獎品豐富，全系的同學聚在一起比賽，場面熱鬧又親切，大家都覺得有意義。有同學建議以後可以辦系運會。

海報展 由系美工組主辦，展出者致贈紀念品，前四名頒發獎品，展出海報不但爲校園增光不少，而且讓全校師生了解電信週的活動，也表現出電信系的同學不是只知讀書的書呆子，而是各方面皆能均衡發展的好青年。另外系美工組也特別設計了精美燙金卡，爲此次電信週生色不少。

舉辦一次電信週活動，除了活動本身的價值外，更有意義的是活動的籌備工作是要系上每一個份子的參與、合作才能完成，因而促進了高低年級同學感情的交流，加強了系上的團結精神，這是一次成功的電信週，希望未來的電信週能更多彩多姿，也希望電信系的每一位同學皆爲德智體羣兼備的好學生，將來能爲造福社會建設國家貢獻出一份力量。

聊天散篇之八

平越二三事——山水

陳 蘭 蓀

有一次，我們跑進深山裏苗族聚居的邨落，看他們元宵佳節舉行的跳月。在那裏，我們發現了一位漂亮出衆的姑娘，漂亮得使人不捨得將眼光移開。好多人暗中跟來跟去看，我也是其中之一。兩天一夜中，不放棄每一個看到她的機會。這姑娘，不知道正中了許多「眼毒」，和女伴們混在一起，言笑自如，有時翩然起舞，有時互相戲謔，純真無邪，風姿嫣然。我心裏不住地想：這麼好看的一個苗女，如果追求到手，帶進比較高度文明的漢族社會，對她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？她是深山裏不知名的一朵美麗的野花。是那種氣候，那種土壤所培成的。一旦移植到另一個環境，也許很快她就枯萎了。（當然我沒有發動追求，就算有那勇氣的話，也未必追求到手，我說的都是假定的話。）

我們在平越那山凹裏，一住幾年。有時跑八里路到公路上的馬場坪看看來往的汽車，已算了不起的樂事，一年中也只有去幾次。少年人精力過剩，稍有閒暇，就約兩三個同伴往山裏跑，倒給我們發現了好許多奇景。有些是本地人都沒有到過的，連個名字都沒有。當時，無意地到了一塊地方，看得張口結舌，驚嘆不已。就如發現那苗族美女般，心裏想，這樣的奇景，如果搬到上海、武漢等大地方，將不知有多出名，吸引多少遊客，現在深藏在叢山裏，要不是打仗將一批略識風雅的大學生趕進這角落裏，也許就一直淹沒無聞了，爲之叫屈不已。其實這都是旁觀人的代入感，那